

20

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缩影

〔日本〕德田秋声
力 生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缩影

〔日本〕德田秋声著

力生译

藏书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德田秋聲
縮 図

本书根据筑摩书房1955年版《现代日本文学全集》译出

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，暂定二百种。通过这些作品，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、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。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，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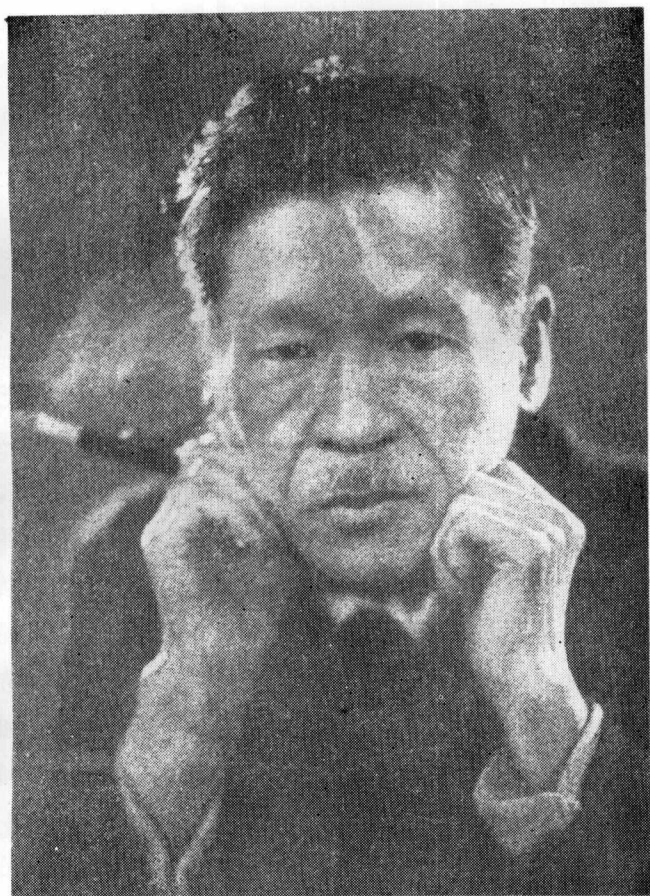
縮 影
(日)德田秋聲 著
力 生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6 字数 139,000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00,001—10,000册

ISBN 7-5327-2047-0/I·1205

定价：11.00元



作 者 像

篱 下

一

晚饭时间银座^①的资生堂，照常上下客满。

银子和均平坐在楼厅角落的长沙发上等了一会，就从里进右手的临窗处找到了空位，依照银子的喜爱，点了两客比较上等的份菜。浅草^②一带的大众化饭馆，均平是早在跟银子结交之初，就常去尝试的——如再追溯到以前，当他开始过潦倒生活的时候，也常常被舞友们邀到下层游乐区的小胡同里，走进那些炸猪排店、和炖^③馆或小吃店吃喝，要到深夜才散。后来，在看完电影的归途中，银子要他到那门口摆着样菜的馆子吃饭，更已习以为常，不会感到什么不自在，相反的，当呼吸在那大众化的气氛里时，倒感到异常愉快了。这种行径，发自对于岳家的反感——同时也可以说，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表现。他一心想借此忘掉生活上的破绽。

但是，久经风霜的银子，目前总算过得比较舒坦了。有时，她邀均平去看过电影的归途中，也可以顺便走进较大的馆子让他饱饱口福了。均平是爱吃食的人，但也不是那种一心徒求口腹之乐的吃客，他极讲究经济实惠。战争将近五年了，国内物资的匮乏是不消说得的。生活用品的价格，不问品质优劣，一律上涨到公定的限价。根本谈不到什么商业信用了。显然，这是由于

不少商家在趁战时的畸形景气从事投机倒把，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表面的购买力实在太旺盛的缘故。

面包和汤端上来了。正在吸着纸烟、朝窗外眺望的均平，把烟头搁在灰皿上，又把白脱各半分开。已是五月稍的日子，天气可还这么冷，空气里湿漉漉的。他的鼻管和气管素来不好，这就禁不住打起喷嚏来。于是顺手去拿餐桌上的拭纸擦擦口鼻。又把面包撕碎。说：“今年别弄得不好来个荒年咧！”

银子仍然不失为性格单纯而质朴的女子，似乎从来也不会作杞人之忧。尽管出身贫寒，从小历经艰辛；也尽管有时情绪忽然会变得很坏、很急躁，但是锁着双眉、整天价发愁的事，却绝对没有过。无论心里怎样不痛快，从生性劳碌的均平眼中看来，她仍然是个挺开朗的人。纵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阴郁的一面，但懊悔过去，悲叹现在之类的情况，也从来没有。她每天爱看报。均平往往为时事的发展疑虑重重，对现实暂时抱着否定的态度。她却相反，就连自己的行业，不时遭到官府的掣肘，也不曾叹过一声苦。

“幕府末年，不也闹过连续两年的大灾荒吗？也是冷得六月天还穿夹袄哪！”

下一道菜还未端来。均平朝窗下望望，忽见三辆人力车和一辆汽车正将齐头穿过熙熙攘攘的银座大街，却一下子阻住在街口，等驶过街口时，跟着又开来一辆，风驰电掣地穿过街去了。

① 东京中心的繁华地段。

② 东京浅草公园一带的大众游乐区。

③ 一种用茼蒿、豆腐、芋艿等杂烩成的菜。

二

不消说，车子不只两辆、三辆。西餐馆开堂的时间，下午五时起也正好是准许游乐场所开始接客的时间。现在将近六点钟，车辆直象潮涌一般，后浪推前浪，三辆五辆，不一会就是数十辆挤成一团，搞得水泄不通。这本不是今天才有的特殊现象，但是均平在就餐前后临窗下望，看得时间久了，却在眼帘里发生一种对时局感到异样的感觉，这也是很自然的。

这儿大概是明治时代的新文化发祥地，而且是核心地带；在均平的少年时期，马路上已经铺砌砖块，马车则在铁轨上行驶，差不多所有的报馆都开设在这地区，竞相高唱着自由民权之说。洋货店、西服店、西餐馆和西式糕点店之类大概也以这儿开风气之先。这家资生堂的前身，本来是以卖化妆品为主；当时仅在铺面的隙地，由几个穿条纹棉衣、扎起宽衣袖的男性侍应员卖卖汽水；楼上则兼设有小小的“风月”馆，供应法国式大菜，侍应员也作同样打扮，顾客大都是公司职员。至于尾张街的街角上，出现牌名“狮”的咖啡店，雇用起七名美丽的女侍应员，以接待庆应大学的公子哥儿以及别的贵族少爷们，则还是不挺远以前才有的事。这期间，街上已经敷设电车道，跟各区的交通更加灵便了，本来野草丛生的丸之内旷场，转眼间变成高楼栉比的闹市。随着日俄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，西欧文明的东渐，更使这个大都会的面貌日新月异，在银座就出现了供应美味咖啡和糕点的雅室，劝工场的楼上也出现了最时新的不售舞票的舞厅，跟着，各大百货公司也增设了屋顶游艺场，终于转使其他各街区的市面渐趋冷落起来。这自然是由于银座那些游乐场所，把越

来越多的市民们吸引了去的缘故吧。

集中在这儿后街上的各式游乐场所的娘儿们，也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，本来已够考究的种种固有的服饰风尚和日本发式，也被世界大战以后盛极一时的西洋服饰和烫发之风所排挤；只有艺妓^①们除外，依然穿着博袖长袍，梳着高高的发髻，她们在白天的银座街上走过，不免令人觉得古旧可笑，甚至有时代错误之感。不过话要说回来，艺妓这行当，究竟是在明治时代的政权和财权下培育成长的宠儿，它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；有时连外国人都把它跟富士山、樱花和歌舞伎等一同视为日本的名物，赞赏备至。所以当今“日本趣味”朝野风行，军需景气泛滥全国，遇到上层阶级大张宴席的时候，也就少不了要借重于她们。即使此风未必持久不衰，但当前之能够重返旧日的盛况，看来跟日本的国情和社会组织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。

“今晚好象在‘蜻蜓’^②那边有大宴会哩。”均平边用匙子调咖啡，边对银子低声说。

生性耿直的银子，没给回答什么。对她说来，她是更关心其他一些琐事。她一心注意着那些骄矜地坐在车子里的妇女们的服饰：那是什么料子，什么颜色和式样？因为她既然身为艺妓馆^③主，尽管馆子设在偏街，尽管平时自己并不讲究打扮，但对馆里姑娘们的伴座服饰是很肯花钱的，而且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差不多一切听任绸布店代庖，不象有些同业整天精打细算，非掏便宜货不办，甚至把旧货改制改染一下充数。自然，这并不是说银子自己对此懒得动脑筋，事实上她对姑娘们的服饰，是一点儿

① 艺妓以应客召从事侍饮、弹唱、歌舞或伴游为业，不同于一般妓女。

② 餐馆名。

③ 收置艺妓，应客外召卖艺的馆子。

也不肯马虎的。

“我们那条花街，姑娘们出堂差^①真不方便。”均平嘟哝着说；怅惘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街景。

三

均平现在每回走进这样华贵的大饭馆，总感到有些内疚。原来十多年前，他在四十岁上下的时候，也有过一段非常潦倒的时期。那时不是整天价追求着霓虹灯光、泡在咖啡店里不走（当年还是咖啡店全盛期），便是胡乱地喝酒，喝够了，去坐京滨铁道的火车兜风，甚至一直坐到本牧去跳舞。那期间，他手头还剩有一些岳家给的轮船公司股票之类的余资可供挥霍；现在的境况，可不能同日而语了。回想起来，简直象做了一场恶梦。想吧，一身不事生产，自暴自弃地好象脱缰之马，日夜过着放荡生活，以致丧失掉自己的本性。酒醒时则背脊透过一阵阵恶寒，耳闻旧日窗友们的消息，则惭愧得无地自容。这么地喝呀，玩呀，事实上难道会是很有趣的吗！尤其在雨夜更深之时，想起留在岳家的两个孩子，内心的痛苦更直象受着荆棘的鞭挞，常常悲不自胜地垂泪枕上。然而，这是由于岳家的冷酷刻薄所引起的激情，促使他温和的性格越出轨道，以致落到这个境地的吧。

如今则梦醒囊空。其实，要是临了不去胡搞什么股票买卖，至少新婚当年岳家为他造的那住宅，也许是不会转入人手的。

现时国家情势大变，过去国库支出漫无节制，以致财政发生困难。虽然当朝政治家们高叫着紧缩，国防费实行极度削减，而

^① 指出差卖艺。

经济界却随之趋于萧条。均平是出校门以后就在地方厅找到了职业的，因而平时多少还算关心政治，并留意见会和舆论界的动静。但他个人的生活兴趣并不在此；而且不久，为了处理选举等事务跟有浓厚政党偏见的上官发生龃龉，终于马上辞了职。从此视官场为畏途，改入报馆的政治部工作，可也因为本性刚直，不胜人事周旋之烦，没几天又出来了。跟着，总算经过一位老世交的怂恿和说项，进了某纸业公司作事，但仍然感觉不合己意，随时想走。这种心猿意马、漫不知足的脾气，使得那住在乡下的老母亲为他伤透脑筋，她老人家只得再托那汉学家世交，也就是均平父亲的诗文弟子，委婉地从旁规劝，这才使他感到不好意思起来，下定决心在公司里呆下去。这就是后来他跟三村家的三女结婚的由来，也就是入赘三村家的由来。原来公司的经理是三村的小女婿。

但是，对均平说来，置身三村家那样复杂的环境里，内心并不感到愉快，也不感到值得感激。本来他的祖、父两代是汉学家，赋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气质，家庭里充满独善主义和明哲保身的儒家气氛。但到均平的青少年时期，已是明治中叶进步潮流风涌澎湃的时期，这自然大大影响了他，从而在思想上植下了叛逆的倾向，一心想从旧的环境和命运里解脱出来。可是从学校毕业，在官厅里做事以后，接触到身边的现实，眼见上官和同僚们都是习尚虚伪阿谀之辈，对待一切无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，从而又不能不使他对世事和人生感到了幻灭。幻灭是幻灭，然而入世愈深，阅历愈透，同时也终于使他懂得了所谓人生是什么，学得了所谓处世之道；于是磨去棱角，站稳脚跟，接受了入赘的条件，和三村小姐结了婚。殊不知这一失足，竟成了千古之恨！

四

这里是不卖酒的，可是不喝一点，总嫌有所未足。其实，近来他对物质生活方面并没有什么苛求，一切都可将就过来，既然酒在市上成了奇货，对他并不碍事；何况心脏不太好，不喝也罢。在精神方面，他已习惯于入赘后的玩世不恭的心情，不再有什么野心。说他在自嘲愚庸吧，倒也没有那么深刻的感情，只是浑浑噩噩地跟女孩子们厮混在一起，让生命一天天的消逝掉罢了。有时怵于自己的颓唐，曾打算振作起来，索性上满洲去干一番吧，那边有老同学在任要职。可是去干什么呢，能够干什么呢，却一点也没自信。而且平日做事，缺乏机应的才能，即使去了，恐怕也办不了什么。要想挽回年过四十的蹉跎啊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何况两鬓已斑，到那里也不会受到欢迎的。

两人从座位上一站起来，立刻就有另外两位顾客来到座旁。看来是中产阶级的母女俩。女儿年纪十六七，体态矫健，穿着很随便的西式衣服，手上提着盛商品的纸盒子。均平对于她那充满青春气息的丰润的容姿楞眼看了看，便含笑地把椅子让给了。他每在银座一带看见年轻的姑娘时，便会想起自己的女儿加世子，不由得黯然而神伤。今天也不例外。有一回，看见一群似乎是从同学会归来的姑娘，个个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无比快活地陆续走进横胡同里卖豆酱汤什么的铺子，他猜想加世子可能也在里面，就故意把脸歪了开去。他知道，在加世子纯洁的少女内心里，一定很憎恶她的父亲。同时，看来银子对加世子也不会有好感。因此，他在银子面前从来不提起自己的女儿。其实相反，银子心底里倒很想见见这已长大成人的加世子。

“不是满好吗？加世子既然过得没什么不满足。”

一提到加世子，均平老象吃了人家一记闷棍，感到无地自容。但在银子说这话，却正是为了要安慰他；不过，这种以自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善意，乃是一个从苦难中成长的女子所常有的偏见罢了。

走下梯子，见到灯光辉煌的大厅里人头济济，个个喜形于色。均平无意识地想从其中看看有无相识的人，就把视线四下扫了一下，却发觉这里的顾客全不象往日的了，他们身上都显露出一种无所顾虑的时代的泼刺色调。

“怎么样，去前线座看电影吧？”银子是影迷，恳求似地说。她平日几乎从上午九点到夜间十一点都得守在大门边的三铺席小室^①里看家。有时，整天在那里耽读《与风同逝》呀、《大地》呀、《居里夫人》之类的小说，素来既不爱逛百货公司，也不爱看戏剧。戏台上反正老是那么几个演员的熟脸孔，外加演出的节奏拖拖沓沓，令人耐不住打瞌睡；到戏院去的交通也不便，往往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，实在犯不着。自从十五六岁住在商业区的时代起，她唯一的兴趣就是看电影，连身上的衣着装饰都随随便便，从不经意。现在均平为了排遣生活的无聊，也经常跟她一同上日比谷、邦乐座或大胜馆等去看看首轮片。但看时当场随看随忘，个中的前后情节和演员的出没全连贯不起来；有些片子简直看也看不懂，得由银子给他作解说。

“喂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“是吗，那末快些回家洗澡吧。”

银子本是微胖的小个儿，这几年更天天在发胖，体重已达百

① 日式房子席地起卧，面积大小以所铺地席多寡计。

磅以上，所以不爱步行。有一回去奈良旅行，走得乏了，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往青草地上坐坐再说。

银子边走边雇车子，边还价，最后没能雇成，只好坐电车回去。不过，均平对这里各条线路的电车，真是坐得有些腻烦了。

五

银子的屋子，坐落在离电车路相当远的半边街^①上。均平平时跟银子在街上来去，附近的人们就对他渐渐熟悉起来。娘儿们跟他迎面走过时，向他打个招呼，是常有的事。他可大抵没觉察，或因怕厌烦，不加理会。近来这种情况比初来时好了些，但仍然感觉自己是在寄人篱下，这儿并不是他的家。银子在经营这艺妓馆以前，也曾经在这条街一直朝里面的均平家里呆过一个时期。那时因他家里有孩子，使她觉得处境为难，常常叹苦说：“我该怎么才好呢！”均平眼看这种情况，虽然心里着急，可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就是这样，她才下定决心，出来办馆子，实行自力更生的。好在从小离开家庭，尽尝艰辛，练就了一副能屈能伸、富有随机应变的特性。按说她是从这个泥坑里跳出来的人，已经洞悉它的表里，对它怀着疾恶痛绝的心情，怎么倒愿意去走那回头路呢？这是因为凭着既是过来人，除此以外，再也找不到其他可走之路的缘故。

“老是这么鬼混也不是办法，这回决定自己来开一家试试怎么样？”

母亲这样一说，银子就同意了。于是，尽自己手头之所有，加

① 只一边有屋子的街道。

上母亲的私蓄，全部用来向联营处^①买了股权，开设了这片艺妓馆。这原是她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。说到钱，凡是知道银子品性和能耐的人，有的是只要她去稍稍鞠个躬，是多少也肯通融的。例如一些少有积蓄的饭馆或雅叙馆的女佣等等。不过这种女佣中，有的是靠放印子钱吃肥；银子对这种人，倒是无论怎样困难时也不肯去低头的。总之，先在小胡同里租间屋子，自个儿干起来再说吧。就这样，一切由母亲和妹妹帮些忙，一下子就宣告开业了。结果倒意外地博得了各方面的赞助。

“呵，这样办满好。”联营处的伙计很高兴地这么说。银子也感到很有兴头。“大致说来，当你脱离安本馆跟人同居那时候，就该这么办的。我曾猜想，大概在筹备了吧。哪里知道，说是后来竟搬到公寓去住起来了。正在为你可惜呢。”

这位伙计说过，另一位接着说：“这还有可说，以前住进那种有孩子的人家，才不是办法。听说三村先生不是连屋子都抵押掉了吗？”

银子自己也感到不愉快，回想起那最难受的一年，确乎象做了一场恶梦。她没有从以前四年的从良生活里吸取教训，和木元破裂才两三年，竟仍然怀着幻想，以为只有从良才是终身的寄托，以致重蹈这次的复辙，想想真是太傻了。

“我本想有孩子也没多大关系，可是毕竟不太好办。”

原来，她并没一般青楼中人的习气，当时的加世子对后母也就很亲昵。凡此种种，不料在旁人眼中看来，反而恰好成了对小女孩的侮辱。还有最难对付的，是均平亡妻的那位老阿姐。这位大姑奶的威势，就连女佣人也是谈虎色变，其厉害可想而知。

^① 即艺妓馆联合管理处，具合作社性质。

然而，银子跟均平的关系并不就此中断。她在自设艺妓馆不久的一天，为了把情况告诉他一下，并为了拿回遗忘在那里没带走的绸方巾和洋伞之类的东西，就来看望他。这时正好均平患感冒躺在床上，情色看来有点凄怆，须发蓬蓬，眼窝儿洼陷。同时，从均平的眼里看来，银子的脸色也不挺好，莫非昨晚喝多了吗？

“这样很好，找个什么好对象吧。”均平说这话，并不含有奚落的意味。

六

近来在政府的严格统制下，这一带比起一般市街更见冷落了。各艺妓馆敲过十点就得打烊，若断若续的弦歌声立刻中止，悬在檐前的黯淡的春日灯笼^①和门灯立刻熄灭，整条街变得一片漆黑，直同防空演习的夜晚一样。大伙一阵忙乱以后，到十一点钟，柏油路上行人就绝迹了；只偶而有喝得烂醉的绅士，歪歪倒倒地在各处乱闯。灯红酒绿的花国情调，一丝也不剩了。

从前在那广阔的街道前面，是一片约莫四千平方米的空地。远在没有被联营处买下之前，这游乐区还未奉到政府批准创设的时候，空地上有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印刷厂，承印着学校的教科书。嘎打嘎打，单调而钝重的机器声，从早到晚，闹个不停，搞得就近一带的娘儿们本因过着夜生活，已是疲惫不堪，多少想睡一短觉也不得安枕，这自不必说了，就连一般的邻人也无不被搅得头昏脑胀，神经麻痹。就在这工厂附近，有一块好像是临时填平的空地，经过当地一位有名的国会议员的数年奔走，才算获得政

① 一种长灯笼，四面绘有雌雄鹿及云霞日月。

府批准，粗粗施了些土木工程，创办了所谓三业^① 游乐区。初期规模很不完整，没有什么组织，可是在日俄战争期间，随着国内经济的飞跃发展和都市的膨胀，就渐渐地发达起来。目下，这儿甚至还有当年自己提着三弦箱在各处卖唱卖艺的老艺妓活着哩。那时租住在客寓中的均平，在出去散步的往返途中，往往要走过这儿。你想，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，脑子里老摸不透所谓“雅叙”是怎么回事，心里能不痒痒的？他还依稀记得：从前这里是马场，是满眼长着昌蒲之类的水洼子。在这附近有过佯作卖酒或卖玩具的娼家。那名叫一叶^② 的小说家，就是在这地方度过她的晚年的。他读过她的作品，其中那篇取材于铭酒店^③ 的《浊江》抒情杰作，就是距当时十年前的中日战争稍后的年代写的。后来这种酒店，有的也加入了创始期的“三业”。空地边上运货马车房的姑娘有时也去充当临时艺妓。

那印刷厂随着现代印刷术和机器的进步，打算安装新从外国进口的机器，可是依照工厂法，这地区已经不准许装置，于是另在其他新市街择地安置了标准的新式设备，把厂迁了过去。原有地皮就此空了出来，邻近居民的长期苦恼总算就此获得解除了。后来地皮的一半以相当的代价让给游乐区使用；另一半辟为游园地，连日把地锄平，清除去瓦砾，并在一角上竖起旗杆。周围树木也日渐繁茂，绿荫如盖。出征壮丁的欢送会，阵亡烈士追悼会，以及消防训练和处置烧夷弹的演习屡屡在这里举行。

现在夜晚走过这里，从树隙眺望那灯火通明的成排的画楼

① 指艺妓馆、雅叙馆和餐馆三业。其中雅叙馆是专供设宴会友、呼妓侍饮献艺的，不同于酒楼旅馆。

② 樋口一叶（一八七二——一九九六），明治年代杰出的进步女作家。

③ 即店表卖酒，店里卖色的娼家。

绣阁时，那纸窗背后的冶游儿和姐儿们的阴影，那掂着乐器箱匆忙来去的箱丁^①，那姑娘们踩着碎步子的婀娜姿态……一切活象正在演剧的舞台，既有美丽的布景，也有筑在观客池子里供角儿在那上面亮相的“花道”。

银子的屋子很狭隘；楼上环境倒比较宽敞，不过值此春闹时节，展目窗外，只见细雨霏霏，绿杨如烟；而残樱透黄，落英片片，不禁勾起人们阵阵哀愁，嗟良春之将逝。这幢房子是早年的旧建筑，面积不过三十平方米光景。可是居住日久，屋里添置的各色物品越来越多，壁橱和天棚也被塞得满满的。均平的矮桌^②挤在衣柜和木橱之间，书籍则跟几只木衣箱和柳条包一起堆置屋檐下；大鼓和手鼓又放在它们的上面。不消说，他早已不用矮桌，打那年受老友之托，化了一个暑期干完汉文的订正工作，以后，就很少握笔了。

银子来到自家门前，暂时站住，窥探一下屋里的动静。因为每当她不在家的时候，姐儿们老是只顾玩皮吵闹，得瞧一瞧她们这会儿在胡闹些什么。

七

一个最近才开始卖艺的小个儿姑娘，此刻正要出堂差去，由一个比她大两岁（户籍上少报了好几岁），派在厨房里干活的大个儿姑娘帮助她打点停当以后，大伙在为她击鼓送行^③，却发现阿妈回来了。银子一看，只有养女晴弥和卖艺已五年的君丸姑

① 随从艺妓出堂差携带三弦、衣服等的杂役。

② 放在地席上用的书桌。

③ 这是艺妓馆的惯例。